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中国绘画史

潘天寿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中国绘画史

潘天寿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绘画史 / 潘天寿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1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5467 - 7

I. ①中… II. ①潘… III. ①绘画史 - 中国 - 古代
IV. ①J209.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4204 号

责任编辑：蔡晓欧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 - 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20 × 1020 1/16
印 张：18.25 字数：238 千字
版 次：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弁 言

民国十二年春，与老友诸闻韵，任教于上海美术专校，擘画添设中国画系，发扬吾国固有之画学。至秋，即开始招新生约二十余人，十三年春，复添新生约三十人，成绩良嘉。夫既设立专系，课程中自然不能无中画变迁史一科。顾其时研究是学而有统系者，寥若晨星；无已，乃参览《古画品录》、《续画品录》、《唐朝名画录》、《历代名画记》、《益州名画录》、《图画见闻志》、《画继》、《图绘宝鉴》、《图绘宝鉴续编》、《绘事备考》、《国朝画徵录》、《国朝画识》、《墨香居画识》、《墨林今画》、《佩文斋书画谱》、《支那绘画史》诸书，纂成是编，勉为担任。然穿九曲之珠，只刻七旬之烛，草创急就，鱼豕良多。堪资研求，宁敢问世。第“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倘或以此引起世人于固有画学之注意及兴趣，精研博讨，发挥而光大之，实为寿所深企者也。十五年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来，承一二旧友及读者，不吝指示，尤为铭感。淞沪之役，全版毁于弹火。去春，该馆大学丛书委员会，以是编羼入大学丛书，重行制版，属为复检。爰循旧旨，都损益之；粗心之处，无减从前，仍希贤明，有以教我，则幸甚矣！

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寿

草于西子湖听天阁

目 录

弁言	1
绪论	1

第一编 古代史

第一章 绘画之起源与成立	7
第二章 唐虞夏商周之绘画	11
第三章 春秋战国及秦之绘画	15

第二编 上世史

第一章 汉代之绘画	21
第二章 魏晋之绘画及其画论	29
第三章 南北朝之绘画及其画论	41
第四章 隋代之绘画	55

第三编 中世史

第一章 唐代之绘画	63
第二章 五代之绘画及其画论	91
第三章 宋代之绘画	111
第四章 元代之绘画	155

第四编 近世史

第一章 明代之绘画	177
第二章 清代之绘画	214
附录 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略	265

绪 论

尝考世界文化发源地，在西方为意大利半岛，在东方为中国。意大利吸收埃及与中央亚细亚古代文明之养素，启发希腊、罗马两时代，分枝布叶，荫蔽全欧，移植美洲；中国则采纳美索布达米亚与印度文明之灌溉，汇成东方特殊统系之泉源，波翻浪涌，沿朝鲜及我国台湾一带泛滥于琉球、日本诸域，绘画上亦不外此线索。故言西方绘画者，以意大利为产母，言东方绘画者，以中国为祖地。而中国绘画，被养育于不同环境与特殊文化之下，其所用之工具，发展之情况等，均与西方绘画大异其旨趣。

吾国自有绘画以来，经先民专心壹志之研求，四五千年长期间之演进，作手名家，彬彬辈出，或甲先而乙后，或星罗而棋布，各发挥一代之光彩。虽三代以前，纯为出于人类现实生活之要求，其意义在于应用，仅简载实用绘画之史实，不著绘画作者之姓名。虞、夏、商、周之世，画旗画壁，亦多系廊庙典章，是犹华饰之用。至前汉毛延寿等，其姓名即见著于传记，声华渐著。魏晋以降，如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展子虔，均以能画号称大家，已烦屈指。迄唐代李思训、王维出，更树为南北二大派。是后，递相祖述，作家如风云涌起，诚有

不可胜数之概。故述上下数千年之中国绘画史，于叙事上简便起见，大略可分为古代史、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四篇，以寻求其变迁推移之痕迹。古代史，始于有巢氏，终于秦；其为时古远，所传事迹，每多荒诞，史传记载，亦殊简略，难以征信，即太史公所谓“荐绅先生难言之”者是也。上世史，始于汉，终于隋；盖吾国绘画，汉以前，殊阙清楚之面目。至汉，可征之书史渐多，金石遗物之存留，亦远比前代为丰富。至魏、晋、南北诸朝，如顾恺之、王廙、宗炳、王微、颜推之、谢赫、姚最诸人，均有论画之作。而顾恺之《女史箴图》，亦尚留存于人间，足供吾人之参考。此画曾著录于《宣和画谱》，米芾《画史》，陈继儒《妮古录》，朱彝尊《曝书亭书画跋》、《石渠宝笈》诸书。清庚子之役，由内府散出，今藏英国博物馆。无论其为摹本、修缮本，均足窥见顾氏及当时画风之大略。虽其间画风及技巧诸面，累有所变迁，如两汉之雄肆朴厚，六朝之渐进精工，有隋之大见精丽。然大体均以墨线勾轮廓，次第赋以彩色，前后循一贯之统系，成亚洲大陆共通之式样。印度阿近他窟、吾国敦煌石室、日本法隆寺金堂等之壁画，均系类似手法，惟无印度新壁画之阴影法而已。魏晋以降，吾国书学大发达，绘画上亦开始受书法运笔之影响。至唐尤甚，大发挥画线上抑扬顿挫之特趣，开吴道玄兰叶描等诸新法，一变隋陈细润之习，成正大雄浑之风格。兼以唐宋二代，禅风与诗理学之互相因缘，大促进水墨画之发展，与山水花鸟画之流行，使玩赏绘画之旨趣，亦顿呈一新趋势，而开吾国绘画史上之新纪元。元代画风，虽为中近二世过渡之桥梁，然大体尚承唐宋之余波，仍可划入于中世。明清二代，除明初画院中之水墨苍劲派外，其画风概以纤浓轻软呈其特色，而存近体之姿致。虽其间史实风俗画之兴起，西洋画风之输入，足以开一时之新生面而呈其变潮；然均系局部中之小波澜。虽然，绘画为艺术之一种，其演进之途程，每依当时之思想

政教，及特殊之环境而异其趋向。吾国四五千年采，思潮之起落，政局之更易，变化多端，其间直接间接影响于绘画，而各呈其不同状况者，直如形影之相随。故亦须划分其段落为实用化、礼教化、宗教化、文学化四时期。大概自有巢氏至陶唐以前，为实用化时期；三代至汉为礼教化时期；魏晋至五代，为宗教化时期；两宋至清，为文学化时期，以辅本史古、上、中、近，分篇法之不足。俾注意吾国绘画史实者，阅读一过，即能十分明了吾国过去绘画思潮之大概。而历朝画论，均为累代有识之鉴赏家，及有心得之画家所著述。或论理法，或谈流变，或评优劣，读其文，即足以明鉴一时一代绘画之情况与思想。故本编于叙述各代绘画变迁外，特选当时诸画论之重要者殿之，以便互收参证。

又吾国近七八年来，关于绘画流变之著述，无虑近十种，可谓蓬勃；然多繁于古，略于近。盖吾国自宋以还，史事盛滋，元后尤甚，其流变亦愈综错；每有治丝益棼之苦。与其棼也，不如简，成一时之通弊。本编乘是次损益之便，颇注意于近代材料之较详。

第一编 古代史

第一章

绘画之起源与成立

太古状态，虽邈远不可考；但中华民族，到三皇五帝时，已在黄河流域上，发见文明之曙光。相传有巢氏，绘轮圜螺旋，或系一种绳墨？然推其形象，已略存绘画之意味。又先贤每谓通天事者莫如河。河有图，而龙马出之，因谓吾国绘画以此为最先。《易·系辞上传》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论语》云：“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龟字效灵，龙图呈宝，自巢燧以来，已有此瑞。”关于发见河图一事，传说殊多，有谓由河龙贡之于世者；《春秋说题辞》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有谓由河精贡之于世者；《尚书中侯》云：伯禹观于河，有长人鱼身出，曰：河精也。授禹河图，蹄入渊。有谓由河鱼负之而出者；《挺佐辅》云：黄帝游翠妫之川，有大鱼出，鱼没而图见。有谓河马负之而出者；《礼运》：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全近怪诞。但上古人智幼稚，其发明一事一物，自不能无所凭藉。大约古圣贤观河龙蜿蜒之形，灵龟斑驳之文，因而制作图书，极合情理，且易有此事实。故河图，实为吾国先贤发明绘画之动机。又《易·系辞下传》云：“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

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作八卦。”《周礼·春官·大卜》疏云：“卦之为言，挂也；挂万象于上也。”其意义原在于图形。不过当草创之始，对于表现之方法等，均未完备，仅以简单之线条，以象征之意味，为天地水火山泽之标记而已。实为吾国绘画之雏形。

伏羲以后，华族势力，日见扩张，由黄河上游，东展至中下各部，与先据黄河流域之苗族，多相接触，而兴华苗种族之战争。使华族之武功文教，亦日益辉发，至黄帝时，已灿然可观。黄帝并发明五彩，染衣裳，以为文章。《通鉴外纪》云：“黄帝作冕旒，正衣裳，视翬翟草木之华，染五彩为文章，以表贵贱。”吾国绘画之成立，亦当在此时代。然考吾国古籍关于绘画起源与成立两问题之传说殊多，兹约录于下：

(1) 神农之臣白阜即能图画。《画史会要》云：“火帝神农氏，命其臣白阜，甄四海，纪地形而图画之，以通水道之脉。”

(2) 绘画起于黄帝。《鱼龙河图》云：“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又《云笈七签》云：“黄帝以四岳皆有佐命之山，乃命潜山为衡岳之副，帝乃造山，躬形写象，以为五岳真形之图。”《风俗通义》云：黄帝时，有神荼郁垒二人，能执鬼于度朔山桃树下，简阅百鬼之无道者，缚以苇索，执以饲虎，帝乃立桃板于门，画二人像，以御鬼，谓之仙木。

(3) 吾国先贤多主书画同源，因谓书画两者，同开始于仓颉。《孝经援神契》云：“奎主文章，仓颉效象。”宋均注：“奎星屈曲相钩，似文字之画。”朱德润《存复斋集》云：“书画同体而异文，如○之为日，川之为川，山之为山，鸟之为鸟，虫之为虫，冠之为冠，类皆像其物形而制字；盖字书者，吾儒六艺之一事，而画则字书

之一变也。”

(4) 图画作于史皇。《云笈七签》云：“黄帝有臣史皇，始造画。”《世本》云：“史皇作图。”旧注：“史皇，黄帝臣，图画物象。”《画史会要》云：“史皇与仓颉，俱黄帝臣，史皇善画。体象天地，功侔造化。写鱼龙龟鸟之形，以授仓颉而作文字。”

(5) 书画为史皇仓颉所共同发明者。一说，史皇即仓颉，书画同发明于一人者。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轩辕氏得于温洛中，史皇仓颉状焉。是时也，书画同体未分，象制肇而犹略。”宋濂《学士集》云：“史皇与仓颉皆古圣人也。仓颉造书，史皇制画，书与画，非异道也，其初一致也。”又《吕氏春秋》云：“史皇作图。”高诱注：“史皇即仓颉。”《路史·史皇纪》云：“仓帝史皇，名颉。”注云：“《仓颉庙碑》作‘苍’，非是。”

(6) 画嫘为绘画之祖。《画史会要》云：“画嫘，舜妹也。画始于嫘，故曰：‘画嫘。’”《画麈》云：“敷首脱舜予瞍象之害，则造化在手，堪作画祖。”

(7) 绘画作于封膜。《画麈》云：“世但知封膜作画。”

据以上诸说，第一种，不知《画史会要》根据于何书？且为吾国古人讨论书画起源各问题时，极少提及者，不足为绘画起源或成立之据。第六种，以舜妹嫘为画祖，似嫌稍迟。盖吾国文化，至唐虞时，已大有头绪，书与画之发明与分科，证之于虞作绘、作绣，及十二服章等，应在唐虞以前为较妥。且古籍对于敷首绘画之情况及贡献等，一无记载。虽《列女传》盛称其能绘画，亦以脱舜于瞍象之害一事，证其造化在心，别具神技而已。第七种，全为唐张彦远氏见《穆天子传》：“封膜昼于河水之阳。”误以封为姓，以昼为画，并造郭朴注以实之，遂使后人误传有封膜一人，为吾国画家之祖，尤为错误。《四

库》于王毓贤《绘事备考》提要中，辨之甚详。其余诸种，或谓黄帝能图画；或谓史皇作图；或谓绘画支分于文字；或谓史皇即仓颉；虽莫衷一是，然均为各古集中所常见，其人并同为黄帝时代，则一也。吾故谓吾国绘画，成立于黄帝时代，较为简概。

第二章

唐虞夏商周之绘画

自黄帝后，历少昊、颛顼、帝喾、帝挚四代，文化渐次开展。循至唐虞之世，更发挥而光大之。社会之各制度及秩序等，亦入有条理之状态，称至治之世。绘画亦由起源成立而见渐渐之长成。《尚书·益稷篇》云：“余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绨绣，以五采施于五色，作服。”孔安国注云：“会，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画焉。”又《汉书·刑法志》云：“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盖吾国绘画，至虞代，所谓绘宗彝，画衣冠，其应用渐广；象形色彩诸端，固由简单而臻复杂，技巧亦由生疏而臻纯熟矣。又《周礼·春官·司服》注云：“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王者相变，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画于旗。”考《虞书十二服章图谱》，其式样：一为日轮中三胫之鵠，二为月轮中兔捣不死之药，三为星辰，四为山，五为龙，六为华虫即雉，七为宗彝即为画猴之杯，八为水藻，九为火，十为粉米，十一为黼即斧形之图案，十二为黻即亚字形之文字。与日人中村不折氏所言者相同。恐中村不折氏，亦以《虞书》十二服章图谱为根据。证之吾国古陶器之图案等，亦相吻合，当无相差耳。当时以能画名者，有舜女弟敷首，见《列女传》等各书籍中，为吾国画家之祖。